



浅流
钟白伊 著

中华少年英才丛书

少年画家



ZHONGHUASHAONIANYINGCAICONGSHU

· 中华少年英才丛书 ·

少年画家

钟白伊 浅 流 著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1995 · 哈尔滨

(黑)新登字第 6 号

责, 编辑:姜在心

封面设计:刘丽萍

中华少年英才丛书

少年画家

Shaonian Huajia

广州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室 编

钟白伊 浅 流

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(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8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4.375·字数 88000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19-1361-5/I·323

定价:4.30

编 者 的 话

自古英雄出少年。中国历史上的杰出少年数不胜数。这些少年的业绩世代相传，竟为楷模，相映成辉，展现出中华民族蓬勃的朝气与生机，激励着世世代代的少年努力奋进，后浪推前浪，一代胜一代。

新的世纪正在向我们招手。历史是不能割裂的，没有过去，也就没有未来。因而，有必要让新一代的少年从民族传统的精神与美德中汲取营养。历史上的杰出少年，正是激励他们大步走向未来的光辉榜样。从此意义上讲，这些历代的杰出少年也同样是属于未来的。可以说，我们正是寄希望于未来，才决计开始了这一文字工程，编辑出版“中华少年英才”丛书，以此献给当代的少年朋友。

这套丛书将分类单册相继出版。由于我国文史资料浩如烟海，其中有关杰出少年的史料又都散逸在各种各类的典卷册页中，每成一书，都须精细周密地发掘、钩沉。唯其所以，难免有遗珠之憾；加上既要力求忠于史实，又要准衡以新思想、新精神，这就尤其难免会出现偏差鄙陋。还请专家、学者和读者们多加指正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，为新一代少年朋友所喜爱。

目 录

戴逵精雕无量佛.....	(1)
顾恺之画龙点睛	(17)
阎立本青出于蓝	(35)
吴道子一日绘江山	(55)
韩干马厩学画马	(73)
赵广独臂绘观音	(91)
王冕自学画残荷.....	(108)
陈洪绶不施权贵.....	(118)

○ 戴逵精雕无量佛

钟白伊

戴逵，字安道，晋代杰出画家、雕塑家，生卒时期为326—396年，谯郡铚(zhì)(今安徽宿县西)人。他少年时聪悟好学，他画的《南都赋》使他的老师范宣(著名学者)改变了对绘画无用的看法。戴逵善于书画、弹琴，更擅长雕塑和铸造佛像。他不满足于平面的绘画而决心创作雕塑，他为会稽山阴灵宝寺铸造的无量寿佛开创了中国式佛像创作的先例。他制作的《五世佛像》和顾恺之绘的《维摩诘像》以及由狮子国(今斯里兰卡)送来的《玉佛》，当时称之为“瓦棺寺三绝”。

屋子里静极了，听不见一点声息。小戴逵独自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摆着一迭诗文。可他并没有打开书，更没有朗读，他只是漫不经心地信手用笔在一张纸上涂来画去，只有线条，没有图形。有时，他停下笔，抬头凝思；有时，又侧着头，托着腮，好像满怀心事的样子。可窗子外面，阳光洒满庭院，一簇簇修长

的翠竹在微风的轻拂下摆动、摇曳。阳光透过竹隙洒满窗棂，蓝天里偶尔飘过一朵朵白云，小鸟飞倦了正在树梢头歇息，不啾不叫。饱食了的鸡雏，蜷缩在母鸡翼下，大地显得宁静而又充满生机。可屋子里的小戴逵显得有点烦躁不安，他的手仍在漫不经心地涂着画着，画着涂着。

“戴逵，你又乱涂乱画了。”一个慈祥而又威严的声音从小戴逵的身后响起。

小戴逵倏地站立起来，他知道，身背后一定是自己的老师范宣。他想，今天，少不了又要让老师教训了，小戴逵低下头来，没有作声。

“唔，我不是多次告诫过你，画画，不过是雕虫小技。读圣贤书，就要干圣贤事。至于画画嘛……”。小戴逵虽然没有回头望老师，不过，他知道，这位老先生一定又是捋着胡子，摇头摆脑的。

小戴逵知道范宣老师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，他满腹经纶，谈诗论文都是一套一套的。尤其是说起什么孔子呀、孟子呀，更是话不绝口。小戴逵是十分佩服这位老师的。可是，对于画画的议论，小戴逵可就不敢恭维他了。小戴逵心想：老师什么都好，就是说画画无用，是雕虫小技不好。为什么不好，小戴逵可又说不上来。他记得，范宣老师教讲的历史人物和传说，像三皇呀、五帝呀、孔孟圣贤人物呀，还有什么侠客、烈女，不但有诗有文，还有带绘图、壁画的。小戴逵十分喜欢这些插图，常常偷偷地照着描绘。小戴逵不明白，范宣老师为什么这样瞧不起图画。

小戴逵不知道范宣老师已经走开了，他还是静静地站着，

小脑袋还在胡乱地想着，想着，忽然，他记起了前不久的一件事。

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，小戴逵和他的哥哥戴述在屋后的小花园中玩。这座小花园不太大，可是花圃、花径、小亭、小池等都设置齐全，也布置得跌宕起伏，雅致得很。花圃里百花盛开，真是姹紫嫣红，十分诱人。空中弥漫着花的清香，还引来了对对蝴蝶在花丛中上下飞舞。小哥俩看着看着，高兴起来，便在花丛中追逐捕捉蝴蝶！小哥俩追捕了一会儿，已经累得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。

小戴逵停了下来，说：“不玩了，累死人了！”

戴逵听不到戴述的回答，他回头一望，咦，怪了，哥哥哪里去了呢？

他一边喊一边找，找呀找呀，突然，他站住了脚。在他面前有一道竹篱笆，篱笆后面是一座小平房，房子门旁堆着一些石瓦屑和一些断石残碑。小戴逵记起他曾经跟随父亲到过一处石窟。他记不起叫什么石窟。在戴逵的印象里，那石窟里有不少石碑，碑上有好些字，可这些他都不认识。他要父亲念给他听，父亲让一个同行的老头儿念。这老头儿摇头晃脑地高声朗读后，连连赞好，说妙。小戴逵还依稀记得，那些句子虽然听不懂，却读起来朗朗上口，怪好听的。他一边回忆着，一边抚摸着断石残碑。突然，一个念头在他小脑袋出现了：

这里有这么多现成的东西，我何不把它做个完整的石碑呢？小戴逵给这个想法迷住了，不由得高兴起来。就动手把那些石瓦屑用土盆子装好，好在这里什么土钵、土盆、拌槌等工

具都有。小戴逵便一心一意地糊起来，很快就糊成了一座石碑，石碑还真像模像样的。

哥哥戴述还躲在小亭后面的花丛里面，等候着戴逵来找他。他等呀等呀，时间一长，他有点不耐烦了，便从花丛中偷偷地探出脑袋来。戴述左瞧右瞧，他瞧不见弟弟的身影。他从小亭后走出来，边走边喊：“戴逵，戴逵！”依然听不见回应声，戴述认真地找寻起弟弟来。

“啊，原来你在这里！”戴述一把揽住正蹲在地上弄着石瓦屑的戴逵。戴逵冷不防给哥哥这么一揽，一松手，石瓦屑洒了一地。

“你看你！”戴逵边埋怨哥哥边站立起来，拍拍沾满石屑的衣袖。戴述松开手，低头一看，连声叫道：

“太好了，你哪来这么多的石屑？做石碑，我也做！”说着，便捋起袖子。

“你先别动！”戴逵急忙拦住戴述说道：“这石碑我已经弄好了，现在得用什么来糊住它才行。要不然，它不散才怪哩。”

小哥俩想呀想，可就想不出个办法。戴述用手搔了搔小脑袋说：“这可难了！”说着坐在一块残碑上，随手捡了块小石块朝着屋角掷去。小戴逵的眼睛随着哥哥掷的小石块看去，忽然，他叫道：

“有了，有了，有这个就行了！”

戴述疑惑地看着弟弟，他还不知道弟弟想出了什么点子。戴逵没有理睬哥哥，推开小平房的门跑了进去。

这个小平房原来是花匠的住所，早先有两个老人住着。这两天，两个老人回家去了，现在平房没有人住。小戴逵跑进平

房，东找西找的找到了几个鸡蛋，把它打破了装在一个盘子里，又用锅铲把蛋黄剔出来后，便端着盘子跑出来。接着便把蛋清和石屑和起来，戴述看着弟弟用小棍子搅拌着，连忙说：

“这可是个好办法呀！”

戴逵搅动着小棍子，可是太稠了，搅不动了，戴述看着盘子说：“和点水大概好点。”他跑进平房却找不到水，水缸里早没有水了。小戴逵楞了一下，眼珠子转了转，不声不响地跑到屋角，解开裤子，对着一个钵子尿起尿来。一股尿臊气散开来，戴述不由得用手掩着鼻子叫道：“好臊！”话未完，小戴逵却已经把尿倒进石屑里搅拌起来，还挺得意地望着哥哥笑着说：“这也挺好嘛！”戴述见了，也就顾不了许多，一起动起手来。

终于，一座似模似样的小石碑竖起来了。

“碑是弄好了，可没有碑文呀！”戴述站在稍远的地方，歪着头说。

“不要紧，碑文我早想好了！”戴逵边说边用小凿子在碑上刻划着。戴述在旁边一面看着戴逵刻，一边念着，纠正着。

小哥俩花了好几天时间，把碑文刻好了。

他俩把石碑竖在花圃栏杆前。

一天，他们的父亲带领着几位相好的朋友来到花园中。他们边谈边踱着碎步。父亲是当代的士人学者，也就是今天说的知识分子。那些朋友也都是些饱读诗书的才子，他们的话题海阔天空，谈得兴高采烈。忽然，父亲站住在小石碑前，喝叫着老花匠：

“什么东西，竖在这里？”

老花匠慌慌忙忙跑过来，一看，乐呵呵地笑了：“老爷，这是小少爷弄的石碑。”

“嗯。”父亲应了一声。

他的几个朋友却早已围着碑文读了起来，其中一位竟抚掌大笑：“好家伙，真是虎父无犬子，哈哈。”

有一人弯下腰来，大声念道：“《郑玄碑》！”

众人听他一说，都围过来，一个人便就着碑文读出来。

“这碑可算是词美书精，器度巧施啊！”

“这郑玄可是一代名仕，学识渊博，琴棋书画六艺俱精，这碑也可说写得面面俱到。”

“是呀，没有一定功底可就写不出来。”

众口交口称赞，父亲不禁笑了，他正想说什么，忽然，有人怀疑地问：“这可真是小少爷弄的么？”

众人一想也是，小少爷也不过 10 来岁的小孩，能写得出来么？众人一时无言。

父亲命人把小兄弟俩找来。小兄弟俩来到父亲面前，他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看见众人都看着他俩，便有点神情不定地站着没有说话。

“是你两个做的吗？”父亲指着石碑问。

“不是我，是他出的主意。”戴述见父亲一脸正经的模样，便急忙分辩着指着戴逵说。

“碑文呢？碑文是谁刻的？”

“也是他！”

小戴逵却不说话，他只是静静地站着，一副坦然的神情看着父亲。父亲望着他，眼光中好像在问：是吗？小戴逵默默地

点了点头，仍然不说话。

“你知道郑玄是什么人吗？”

“知道，郑玄是汉代著名的人物，能画画，善弹琴，他还撰写了九卷《三孔图》呢。”戴逵说着，又细声说了句：“我还是更喜欢他画的画！”

小戴逵想着范宣老师说的“画画，不过是雕虫小技”的话，他为什么总是小视绘画呢？郑玄这样的人也都喜欢画画呢。范宣老师是不是有点怪？有什么法子能使他也喜欢画就好了。想到这里，戴逵扶着桌子正想坐下来。不料他发觉自己刚才涂来画去的竟是一幅南朝古都的城廓图。他也感到奇怪，便细细地端详着那画图，看着看着，一个新主意使他迅速坐下来，取过画纸，细致地描绘起来。

在范宣老师的书桌上展开着一幅十分壮丽的江南古都风貌图。范宣站在桌前正眯着双眼在细读，这幅风貌图不但令他心旷神怡，而且使他从中感到山川之壮丽隽美，范宣一时从心底高兴。他知道这幅图只有戴逵才能画好。他高兴的把戴逵叫来。

“这画是你画的吗？”

戴逵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
范宣：“看来，我错怪了你。我原以为画画只是涂涂抹抹的，比不上诗文有用，不应该花心思在画画上。看了你这幅……”他询问似地看了看自己的学生。

戴逵一时明白过来就连忙说：“这是《南都赋》图！”

“好一幅《南都赋》，你把汉代张衡写的《南都赋》变成了图画，真是历历在目，我不得不改变对绘画的看法。”

范宣还记得，就在不久前，有一件事也使得他对戴逵这个弟子不得不另眼相看。

戴逵可不同他哥哥戴述。他俩的兴趣都很相同，都喜欢画画，也都爱好音乐，也都弹得一手好琴。可他俩的性格就各有各的了。戴述在别人面前好表现自己，戴逵却轻易也不向别人夸耀。听到过兄弟俩弹琴的人都知道，哥哥的技艺委实不如弟弟，当着他们面却都说弹得好，只是弟弟是好中更好。兄弟俩弹琴的事，不知怎的传到了太宰王晞的耳中，王晞有点不相信地说：“古来弹琴的人，有几个能弹得好的？还不都是滥竽充数。他这么小小的年纪……”王晞摇了摇头，捋了捋胡子，又说：“我倒要听听！”

那天，王晞正在家中宴客，来的客人都是一些权贵，也有不少是文人学士，这些人都好高谈阔论。王晞忽然想到：今天宴客，正好叫戴逵来弹弹琴，听一听他是不是真的弹得一手好琴。这一来可见真假，二来也好使宴会添点雅兴。王晞想到这里，便立即命人：“传我的命令，把戴逵给我找来！”

这时，戴逵和戴述哥儿俩正在家中练琴。

家中静静的，家中的人都各自忙着自己的事，没有人打扰他俩。可不知怎的，戴述有点心不在焉，不是按错位就是拨错弦，琴声中不时出现不和谐音，琴音有点刺耳。戴逵纠正了哥哥几处弹错的地方，琴声才流畅和谐起来。

他俩正弹得起劲，却被急匆匆的脚步声打扰了，来的是王晞派来的人，他对着戴逵说：“快，快，我家太宰命你立即带琴

入府伺候老爷。快！”

和谐的气氛被这种呵喝声打破了。戴述早已站起身，望望来人又望望弟弟，取过琴套，正想装琴时，却听嘎然一声，只见戴逵一拨琴弦，仰面大笑：“哈哈！命我？笑话，我可不是王晞的伶人，哈哈，我伺候他？”话未说完，双手举起桐琴朝台角一摔：“看他怎么命我带琴！”

琴被摔断两截。戴逵丢下手中半截琴身，转身朝厅外走去。

王晞派来的人想不到戴逵这小小的年纪，竟然有这种烈性，他们只好连忙回报王晞。

“可恶，这还了得！”王晞听了回报，大发雷霆：“来人！”他正想派士兵捉拿戴逵，旁边一个幕僚摇了摇手，对王晞说：

“太宰，不值得为这件小事扫了今天宴会的兴，他不是还有个哥哥叫戴述的吗？我听说他也弹得一手好琴，何不让戴述代替他弟弟戴逵？那也是一样的。”

王晞听了，也不想过于扫兴，才“嗯”了一声。

当戴述携着桐琴赶到王晞府中时，宴会差不多结束了。

戴逵小小年纪就不肯依附权贵，赢得范宣这位老师的高兴和佩服。

后来，范宣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戴逵。

戴逵的志趣，还是偏好绘画。

这年，戴逵远离家门，到金陵的瓦棺寺去绘画。

瓦棺寺是金陵有名的佛寺，据说在建寺时地下发现有瓦棺藏着，因而叫瓦棺寺。其历来香火鼎盛，慕名的香客从四面八方赶来上香。这寺里众多的佛像都是那些有名的画家所画，

佛像鼻祖曹不兴，画圣卫协都曾在寺中画有佛像。戴逵早就想来寺里习画了，现在，如愿以偿，戴逵十分高兴。

在戴逵面前展现的是一幅幅“盛饰佛图”、“画迹甚妙”的画像。他记得在他读《后汉书》时，其中说：明帝睡梦中见一金身巨人，头顶有金色光环，在殿上飞行，明帝十分惊奇。天明后，明帝召集大臣讲述梦中所见，众大臣茫然不能回答那是何方神人，只有傅毅对明帝说：这是西方的神，名字叫佛。他身高一丈六尺，浑身金色。西方的人臣都信奉他的。明帝听说，便派人去西方天竺（就是现在的印度）访问，求得佛祖释迦牟尼像及佛经而归。戴逵想：这里的佛像，大概便是那时从西方传来的罢。

戴逵一心一意地画起佛像来。

佛寺的晨钟暮鼓，打扰不了戴逵写画的专心；和尚信徒的经文木鱼，也没有使他分心，他既不看寺中往来返去的香客游人，也无暇回答围观的信徒的询问，更不去理会众多人的称赞评论，他只是专心地写呀画呀，他是务求有所得的。

戴逵正在临摹卫协画的一幅佛像，他十分细心地描着描着，忽然他发觉卫协所画的佛像神韵十分感人，但所写的形体却有点简略，不如曹不兴的准确。他记得，曹不兴的画像，从人体的比例到衣纹皱褶都非常精细，不差分毫的，而卫协画的却很简略。他们画的都很精采，到底谁的画法高些，戴逵有点迷惘。他停下画笔，托腮沉思。

大殿香烟缭绕，一片雾海，人们进进出出匆匆而过。但在佛像香案前的蒲团上，都跪着善男信女在膜拜，口中喃喃念着经文和祈求赐福。大殿前走过两个身穿佛衣，背挂黄色香袋的

香客，这两个远方来的香客边走边谈：

“金陵的佛寺里的佛你都上过香了吗？”

“不，还没有，还差得远呢。你知道金陵有多少寺院？”

“啊，这……”

“早在梁武帝时，江南的寺院就已经有 2 800 多座，单单在金陵就有 500 多。”

“啊，单在金陵，全都上过香就得一个多月呢。”

戴逵听见他俩这么一说，心里暗算：这么多的寺院，这么多的佛像，都是由众多的画师画的。他们各有各的技法，各有各的风格。我的呢……”

戴逵似有所悟，他重新拿起画笔描绘起来，只不过他已经不再是光照着别人的笔迹了，他有了自己的想法，也开始了他自己的画法。

戴逵聚精会神地写着画着，身背后不知什么时候站着一位鬓发都已花白的老人。这老者驻足而观，他的身旁同时站着两个书生装束的人，也在细细地品味着戴逵的用笔。也不知道他们看了多久，直到一位书生转身面对老者轻声说：

“王长史大人，您……”

听见话语，老者才转过身来，有所思地说：“这少年不但现在能画好画，而且将来一定成为一个享有盛名的画家。可惜的是……”老者不无惋惜地说：“我已经年纪老了，恐怕等不到那天了。”

王长史的预言，后来果真这样。

不久，戴逵已经不满足于画画，尤其是临摹。虽然他画的佛像已较之卫协毫不逊色，而且形体更为精致。在戴逵自己看

来，画是平面的，看得见，可摸不着。不像那些雕像，看得见，也摸得着。他十分羡慕那些雕刻佛像的师傅们，那些木头、石块在他们的手下变成一座座雕像，而且是那么神气，威严，使人畏惧。戴逵还记得那位王长史老大人说过：不要以为能画得几笔就了不起，就了事，还有更多更高深的东西等着人们去开拓呀。

是呀，雕像就是一个门槛，他必须跨过去，他也一定会跨过去的。

他已经跨过去了。

朝霞刚刚透过云层折射出来，大地已洒满了一片五彩的光雾，远处传来了一阵阵若隐若现的钟鼓声。时候还早，只是在会稽山阴灵宝寺的大道上，早已充塞着络绎不绝的人们，正在你挤我拥地朝着灵宝寺走去。这些人大都挎着香篮，篮里放着上香朝佛的物品，还有些背着香袋正熙熙攘攘地走着。在灵宝寺前，两旁一摊一档地摆满了卖香烛的、卖字画的、卖元宝纸钱的……热闹非常。寺门口，进香的人双手捧着香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鱼贯而入。有些来不及入寺的人，干脆就在寺门牌坊下插上香烛，行礼膜拜起来。人们进入寺门，经过照壁，一座矗立在大雄宝殿中的1丈6尺高的大佛呈现在人们眼前，这大佛便是人们今天渴望膜拜的无量寿佛。

无量寿佛圆头大耳，面目慈祥中略带温和恬静，含蓄又亲切。头部微微前倾，像是俯视着芸芸众生。宽大的方肩，道袍从左肩斜披而下，双手交叉胸前，垂脚而坐。佛像旁边还有一尊胁侍——即侍奉佛的菩萨。佛像前的长长的香案上，两座巨大的精雕大烛台各插着一支点燃的大红烛，烛光荧荧。香炉中